

## 略忆母亲

□杨谓

母亲离我们而去已经600多日了,但我总觉得她一直都在。在我的身边,默默地、微笑着看着我。

想起母亲,喉咙里总是哽得难受,泪水盈满眼眶……母亲确实确实已离我们而去了。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的启东农村还很贫穷。父亲在省城工作,虽说能寄些钱回来,但我们姐弟俩实际上是由母亲一个人拉扯着长大的。不像周边许多人家,早早地让孩子辍学,母亲咬着牙,让我两个姐姐也都读完了高中。

夏天,昏黄的油灯下,姐弟俩聚在一起读书做作业,母亲为我们扇芭蕉,扇着扇着,有蚊子来了,回头一看,劳累了一整天的母亲坐在那儿睡着了。

我中师刚毕业那年,想学书法,报名函授须交40元。我凑不满这笔钱,商之于母亲。母亲正在锄地,听说后二话不说扛起锄头就回了家,从箱底取出一个蓝布小包裹,翻到最里层,一元两元地凑满了我需要的数字。她说:“儿子想读书,我支持的。”

1990年夏,我自费去北京大学作短期进修,临近春节才回家,而我的婚期也就定在春节。

那天母亲说新房里一定要有一张新的红方桌,你和我一起去镇上挑吧。我用自行车驮着母亲来到南阳镇,母亲直奔一家木器店,她其实早就把一切都打听清楚了。她挑了一张,问我意见。我当时身无分文,甚至还偷偷地背了一点债,虽然觉得那方桌似乎太小了些,但还是连连点头,因为我知道母亲那时手头也很紧。

婚后,我与妻子白天去学校上班,晚上则回家住,母亲总是笑眯眯地准备好了一切。我爱喝茶,新房里的热水瓶总是满的热的。

我写了篇散文《红红的热水瓶》,表达对母亲的感恩之情。文章寄给南通日报的丁鸿章老师,丁老师后来来信说:本来已经排到版子上了,不知怎的又被撤了下来。可惜此文如今已经无法查找。

1991年4月,我辞了教职去了一家企业,我似乎已随时代大潮投

## 因为尊重

□侯求学

我从不别人面前表露  
我的晚睡早起  
因为那只是我自己的选择  
我从不对人吹嘘  
自己的长篇短论  
因为那只是我自己的心声  
我只是炎夏树荫下  
歇脚的行人  
我更希望聆听  
哪怕是玉米地里的  
我更喜欢青蛙  
那圆圆亮亮的眼睛

我从不别人面前炫耀

## 愁绪

□张士达

天公脾气暴躁的时候  
总喜欢与人作对,与动植物作对  
而对它,谁都很无奈

8月9日傍晚,闷热让人喘不过气来

西边的天空,小山似的黑云越积越多  
被气流一米米推过来  
仿佛要把整座村庄及万物捆住  
不一会儿,电闪雷鸣,狂风助威  
暴雨急速砸向大地,砸向村庄  
砸向树林、竹园、黄豆地、水稻

人到梦想挣大钱的人流中去了。我先是买了摩托车,没几年又换了汽车,还办了厂。

见日子一天好似一天,父亲母亲很高兴,和我谈话的主题开始离不开“发财”两字。东家、西家,电视、传闻,钱!钱!钱!我烦这个话题,刚开始一段时间还搭腔赔笑,有一天我终于按捺不住,大声喊道:“钱!钱!钱!有完没完?你们怎么就一点也不了解儿子的心思呢?”二老都很吃惊,母亲似乎还有些失望……

多年后的一天,母亲忽然发现了一本我写的书,那个高兴劲远胜于她在箱底忽然发现多了一沓钞票。鬼使神差,几天后她竟然又看到一张沛县的报纸,上面有我的照片。后来一段时间,母亲多次对人说:“你们看看,这是我儿子写的,上面还有他的照片。多么光荣!”

一次我在房间里练字,母亲默默地看了好一会儿,事后对我妻子说:“徐辉(我的小名)写的字像野葡萄藤。”只有四年级文化程度的母亲语出惊人,一下子道出了草书的形象特征。我原来一直想不通自己喜欢书法的基因来自哪里,现在什么都明白了。

母亲去世前那一年除夕,她突然对我妻子说:“明天是大年初一,你来做早饭,以后就交给你了。”那个春节家里比较热闹,交钱后的母亲依然操心个不停。节后我们各奔前程,母亲却病倒了。后来查找原因,她说:“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,怕跟小辈们争抢,所以自己尽量少吃,坚持不大便。”

母亲是在晚上躺下后,又被父亲催促着出去寻找在邻居家闲谈的大姐时摔倒的。左侧股骨颈骨折,卧床不能动弹,引起并发症。

病危期间,女儿从美国飞回来看她,婆孙俩拉手痛哭。母亲说:“奶奶这次好不了了,看到了孙女,奶奶可以放心走了。”又对我说:“这次让你们辛苦了。我的事办完,孙女正好可以回去上班,大家可以清清爽爽地过年了。”语调平静,声音极为细微。

后来的事,一如母亲所说。

灯下漫笔



恋 孙镜福

## 国庆断想(外一首)

□成惊涛

紫气氤氲华夏欢,  
双节邂逅到眼前。  
领袖筹谋救民险,  
白衣亮剑赴国难。  
突报平安奏一曲,  
忽传利好喷万象。

无怨乐做神州汉,  
重担搁肩自坦然!  
(二)  
乐度中秋  
苍穹玉镜耀中秋,  
故里笙歌满心头。

父母母希万银进,  
子孙但望千禧收。  
舒心润饼就珍酒,  
惬意馨家论富猷。  
月殿嫦娥亢奋舞,  
情急欲往世间投!

紫琅诗会

## 怀念外婆

□周星星

外婆,对于每个人而言,都有着特殊的含义和韵味。我的外婆,于我而言,除了妈妈的妈妈,给予我生命的传承之外,还有着不一样的含义。

我是出生于80年代的孩子,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,深深影响着80后。父母为谋生生计,远离父辈祖辈一辈子的土地,抛却农民的身份,奔走异乡,到商海浪潮里试身手。我们这一票孩子,从某种意义上而言,成为了“留守儿童”,也成为了祖父母、外祖父母的“甜蜜负担”。我们的祖父母一代,是在硝烟战火之中长成一代,更是在青黄不接无以果腹环境中拥有羸弱身形的一代,可以说,所有人类的苦难,他们或多或少都见识过、经历过。

从我记事开始,我就在外祖父母的身边成长,除了我,还有我的表妹——我舅舅的女儿与我相伴朝夕。不同的是,我记事之时,小表妹还在襁褓之中嗷嗷待哺。

外婆,在我和表妹的记忆之中,一直都是那个圆圆的身形,笑起来弯弯的三角形眼睛,走起路来像企鹅散步似的,谁要是夸奖外婆好看,她就一脸阳光明媚,大言不惭地说,“是啊,没有我好看,怎么有你们这么漂亮呢!”在外婆的眼里,她的子女、孙辈,绝对是这世界上最美丽最有灵气的孩子,典型的护短老小孩!不过,说句实在话,年轻时候的几个姨妈、阿姨确实属于貌美如花的姐妹花。外婆爱穿新衣服,尤其是那种颜色鲜亮的衣服,拿到手第一时间就得赶紧换上,然后满脸的阳光灿烂,等候大家的夸赞,一旦夸奖如约而至,她的笑容就更加来得放肆。那股子嘚瑟劲,真是够你攒一辈子的。也因此,作为她的儿女、孙辈,多多少少都遗传了这股子“不要脸”的劲儿,都会点“嘚瑟劲”。外婆爱戴首饰,她那圆圆短短的脖颈、胖乎乎的手,白白净净之处总有那么些亮闪闪的惹人注目。你别说,外婆穿戴

整齐,真是富态慈祥得很。外婆爱美,我们都懂,她儿媳每逢年节,总要给她挑两三件漂亮的衣裳,给老太穿着,走东家串西家地广而告之,“我儿媳给我买的,叫她不要买,非得给我买!”你看她儿媳多“不懂事儿”,外婆的话都不听!

外婆,你别看她像个老小孩,各种可爱,从我记事起,她就总是歪歪倒倒,各种身体不舒服,不是这疼就是那疼,各种折腾她老公——我外公。外婆一喊疼,外公就各种竭尽所能地伺候,做好吃的、端好喝的,我外婆就是个“吃货”,不然怎么会有我们这些小吃货。有时候,我们偷偷地想,外婆这算不算撒娇呢,不然外公成天忙忙碌碌地,哪来的时间伺候她。不过,生育1子5女的外婆,应该是年轻时亏空了身子骨,才导致她总是身体抱恙,即使外公挖空了心思照料,仍不能让外婆恢复如初。

身子骨不够硬朗的外婆,脑袋瓜子可好使了,不然能有我那一目十行、出口成章的老舅诞生!外婆的记忆力、讲述事情的条理性,一直为长辈们所津津乐道。外婆经手的事情,光阴再流逝,她都记得清清楚楚,仿佛岁月在她脑海中停止了流淌,注入了她的记忆脑库。

我的小时候,是与外祖父母一起,在乡间的三间小平房里,就着煤油灯,夏夜里摇着蒲扇乘凉的种种定格瞬间组合而成的。乡间孩童的顽皮,让我的发间成为虱子的寄宿之处,来路不明的药膏继而使我头上形成了一块块的痂疮斑,外婆问医乡间赤脚医生,给我一点点涂抹“处方药”(这药据赤脚医生介绍,含砒霜成分,涂抹之时需特别谨慎,不能沾染人口,以免误食中毒)。外婆就一点点给我抹药,治疗一段时日,再给我剃光光的头颅上一遍遍地抹当地的“生发油”。那时候,不明就里的我不明白,为何外婆的眼睛里泛着泪光,她是又哪里疼了吗?

夏夜的乡间,蚊子总是张扬跋扈,尤其逮着“粉皮嫩肉”的我,那股子嚣张让我愤恨不已,无力抗拒蚊子的叮咬,只能挠抓被叮咬的部位,以示泄愤。可结局是,本来只是痒痒的手臂、大腿,挠抓得结痂的、流血的,惨不忍睹。外婆找来一根筷子,裹上干净的棉花,蘸着开水,一点点给我烫伤口,用这样的方式给我消毒杀菌。在条件有限的生活里,细心地给我涂抹“土方”。听着我一遍遍杀猪般的嚎叫声,外婆会叮嘱几句,“以后别抓了,叮痒了就来给我烫一烫,烫一烫就好了”。

外婆出生于1933年,在我离开外祖父母身边到父母身边,到我毕业、结婚生子,外婆之于我的记忆,一直熠熠如新,她的样子除了笑起来多了些褶子,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,总是那个老小孩。只是,随着年纪的增长,外婆开始走不动了,长时间坐着腿上就会胀气。有空回来陪陪外婆的时候,边聊天边给她做按摩,她笑着喊疼,嫌我手劲大。我每次要走的时候,总会抱抱她、亲亲她,约定下次再来看她。

9月5日,很平常的一个周末,长辈们都默默回到了外婆身边,外婆躺着不能动,听不见、说不出,不能吃,也不怎么能喝。看着躺着的外婆,她的身子开始消肿,哪里也都不疼了。9月11日晚上11点多,外婆安静地闭上眼,离开了人世。外婆,真的是器官老化到不能运转,离开了我们。

外婆,是有遗憾的,她最挂念的儿子,还没回家;孙女,也因为疫情,没法送她最后一程。但她是幸福的,儿子、孙女都深入骨髓地爱着她,儿媳代替他们尽孝送行;能到的儿子女子都陪侍身侧,亲人邻居都来送她。外婆,这辈子是有福气的,她孕育了刻画她基因的生命,她把爱传承给了这一大家子。外婆,活在了所有人的记忆中,那样灵动、鲜活。是有不舍,也有贪心,真的想多陪伴外婆几年,和外公一起等舅舅回家。外婆一直说“活不动了”,她安详地离开了我们,但她活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、记忆里。

外婆走了,会想她。

心窗片羽